

## 2024 年玄中寺冬月佛七开示 （二十四）

大家把自己的心念照顾好。

有三个方面，我们需要谨慎。

第一个，平时守护、观照自己的心需要谨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心底层逻辑的运作模式是不清楚的，除非我们对它有很细致的观察。

今天一个徒弟和我讨论“发心”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我喜欢做的事情就特别想做，不喜欢做的事情就不想做。”我说：“做喜欢做的事情不叫‘发心’，那叫‘喜好’；不喜欢做的事情去做，才叫‘发心’——自己的心本来没有那么大，把不想做的心‘发’起来，变成想做。”所以，“发心”从某一层

意思来说，是打败那个被宠坏的自己。

如果我们只是捡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永远在自我的范围内打转转。自我也会被严重惯坏，被惯得脾气很不好、很不听话。当自我膨胀以后，习性就很难转变。

所以平时我们发心做事，如果每天都去打破一些被宠坏的自我限制，心量就会越来越大，逐渐也能够容下以前容不下的人与事。

我们照顾自己的心，就像老师照顾学生，或者师父照顾弟子一样。学生有听话和不听话的，但是听不听话并不重要。

很多家长问我：“师父，孩子不听话怎么管教？”这个底层逻辑是错误的——你用“听话”这个逻辑就是错误的。孩子不应该听话，因为很可能你说的话是不正确的。所以，问题不是听话、不听话，问题是正确、

不正确。

很多愚蠢的父母，用自以为正确的方式，把一个孩子成功地教导得很愚蠢，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“顺从狂”——说什么都对、都听，一点质疑、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。

“听话”的意思是：你去观察、去思维父母说的对不对。如果对，你应该采纳；如果不对，你可以提出质疑。而不是单单听话就是一个好孩子。

很多人认为，孩子不听话，所以要管教，这是错误的。应该是孩子听话去管教，孩子不听话不要管教。因为“管教”的“管”有两个意思：一个是管理，另一个是管道。“管道”的意思是，你想把某些东西通过管道给予他。

如果他是“封闭”的，你就没有办法给予，无论你灌输多少东西，都没办法进入他的内在，只能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，那是没用的。所以，对不听话的孩子，你要想办法让他“打开”，然后你的“东西”才能给予他。

虽然我没有带过孩子，但是我带了这么多出家、在家的徒弟，也会有一些经验。我不希望自己的徒弟听话，我希望自己的徒弟做正确的行为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我说的话并不一定正确。我希望自己的徒弟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。你先思考，如果我说的话正确，你可以采纳；如果不正确，你可以提出质疑。

当你提出质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“丢掉”一些不正确的思考和疑虑，正确的事实

就会出现。它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，而不是我给你的。

很多弟子或者学生会老师说：“你总是说我，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呢？”其实不是。比如我经常会说徒弟，但不是因为看徒弟不顺眼，我是看他的无明不顺眼。

所以，“教导徒弟”的意思就是：我希望和徒弟一伙来打败他的无明，而不是我看他这个人不顺眼。如果我看一个人不顺眼，我就没有资格做一名老师、一个师父。

作为师父，你看一个人不顺眼，希望这个人听你的话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个人的情绪。你应该看他的无明不顺眼——你看到这个徒弟和他的无明、烦恼、懒惰在一起“玩”，他又离不开。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师父，你就应该和徒弟一伙，打败他的无明、打败他的

懒惰、打败他错误的思想。

这才是老师和学生，或者师父和徒弟之间最底层的逻辑——我们是一伙的。而不是单纯地要徒弟听师父的话，师父的话像圣旨一样。在我的逻辑当中，这是没必要的。

除非这个徒弟是为了彻底断除我执、彻底舍弃自我，随师而转，恰巧又碰到一位极具成就的师父，那他很快就会得到成就。但当今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师父很少，能够了解其中底层逻辑的弟子也很少。

所以，无论我说任何一个徒弟、任何一个人，都不是和他这个人过不去，而是和他的“不正确”过不去。也就是说：我在拉拢他和我一伙，来打败他的不正确。如果只是基于自己的想法，只用听话和不听话来评价我说他这件事，这是错误的。

从 2017 年开始，我收了这么多徒弟，剃度的出家徒弟就有十几个，目前在这条路上“活着”的还有几个，也有七八年之久了。有的徒弟在外面参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。

我们维那师父也是当时出家的。他的特长就是对这些佛事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一听、一弄就会了。他可以把各个殿堂、佛菩萨圣诞等佛事照顾得很好，不需要我操心。知道我来玄中寺，他也是第一时间过来发心。这是他的一个特长。

他的大师兄出家也很多年了，木鱼都不一定会敲。但是他的大师兄也有自己的特长——认识我的时间特别长（众笑）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长（大师兄应该向师弟好好学学法器）。因为有些人五音

不全、乐感不强，所以学法器就特别难。像维那师父（明离）的乐感特别强，学法器就特别快。

其实佛教的法器比较简单，就这几个节奏，想学的话也很容易，但得看个人。有的人敲得好、敲得精准，念经念得好听、念得节奏好，也看个人的天赋和用不用心。

当然，我作为一个师父，肯定对自己徒弟有满意的地方，也有不满意的地方。但是满意与不满意，和他个人没关系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来说。自己的徒弟都是宝，都是满意的。

就像我一样，觉得自己很好了，但是我师父会觉得：你这里要这么做、那里做得不对……他想让我变得更好，所以他会经常“提拔”我。他经常和我一伙，打败我的无明，



但有时我和无明一伙，跟他对着干。

很多情况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一场“战役”都不太一样，但底层逻辑就是这样。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，不要希望他听话，听话不一定正确，但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很重要。

你不是去针对这个孩子，你是针对他的懒惰或者不上进。你要和孩子一伙，打败他的懒惰和不上进。有这样的思想以后，你的教导就会出自于爱，就会不一样。

我们观心的时候，心有时听话，有时不听话。它听话的时候，你让它多发善愿、多做功德；它不听话的时候，你不要搭理它。只要你对不听话的心“待搭不理”，它就对你没有任何办法。你和它纠缠，又打不过它，搞得自己很痛苦、很无明，这没有意义。

所以，照顾好你的“好心”，让它多发善愿；不要搭理你“不好的心”，让它像过眼云烟一般。

我对徒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也会说出来。就像我说维那师父绕佛时总出去一样。有些居士对我说：“师父，你说了也没用啊！”我说：“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我说不是为了有用。”

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很多时候只看一个人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，而不是看他“落日的地方”。他绕佛时出不出去，我不在意。我有的徒弟还不来呢，我也没说呀！

我不在意这个，我在意的是他不来的心是什么、他出去的心是什么。他出不出去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念佛早上两个半小时，下午两个半小时，晚上也是将近两个半小时，有的人出去，可能也就十几分钟，最多半小时。我只看他在念佛堂当中念佛两个小时，不去看他出去半个小时。

你要看到一个人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，不要看他“落日的地方”——被乌云遮蔽的那一部分。

我在意的是他以什么心出去的，他可能会有一些理由：“我是因为……”这些理由不用说给我听，他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。

如果说：“啊，我就是为了偷懒出去的，偶尔偷偷懒。”那也不要紧，每个人都会偶尔偷懒的，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。而作为居士，不要总观出家人的过失，没有这些出家人打佛七，你打什么佛七？谁领着你念呢？

所以，居士应该关注自己。

但我也会说他。我说他是要建立一个弟子的领众意识和职务意识，并不是想让他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有什么用？

很多时候，听我的话是一种内在的敷衍。也就是说：我想和他一伙打败他的无明，他却给无明当了“卧底”。这没有实际改变的意义。

弟子与师父之间是内心比较深层次的相融与交流。就像你的佛性和分别心有一个非常内在的交流以后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分别心都出自佛性。

一座寺院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管理，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寺院，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

有一次我们受戒（那时候受戒还没有这么多严格的要求），有一位老师父七十多岁

了，他受戒以后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受了戒去我们寺院吧！”

我说：“你们寺院挺大的吧？”“挺大的。”“那我们去直接找客堂挂单就行吧？”

“找我就行。”“为什么找你呀？”“我就是知客。”

“那你们当家师呢？”“当家也是我，典座也是我。”整个寺院就他一个人，什么执事都是他。这就很难呐！

我们寺院就不一样了，八大执事基本齐全，每位执事都有自己负责的事情，而且做得很好，这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讲已经很好了。

上殿我也很满意，方方面面都觉得很满意。但满意不代表我不说，说是为了提醒自己，让事情变得更好。

所以我说任何人，并不是看他不顺眼，

我没有这方面的“眼睛”。就像我师父说我，难道是看我不顺眼吗？不是，他是希望我变得更好。

我们平时观心的时候需要谨慎，一旦我们的心被某一种东西束缚以后，就很难转变。因为调心这件事特别不容易。

在佛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：一个国王拥有很多大象，他让一个驯象师来驯服这些大象。有一次，国王骑着大象到森林当中打猎，这头公象闻到了母象的气息，突然就狂奔不止，国王很惊恐，特别害怕。就在这头大象狂奔的时候，他抓住了一个树干，总算逃脱了生命的危险。

国王很生气，回到皇宫以后就把这个驯象师叫来，要砍他的头，说：“你怎么驯的大象？为什么它不听话了呢？”这个驯象师

说：“我只能驯服它的身体，但是我驯服不了它的心。它的心被贪欲吸引着，这时候无论您怎么用铁钩、用绳索钩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只有佛陀才能驯服众生的心。”

国王说：“那不一定吧！”然后驯象师说：“如果您不信，就请允许我把这头象牵过来。”大象被牵了过来，驯象师让这头大象用鼻子卷起一个烧红的铁球，大象照做了，即使把鼻子烧坏了它也把烧红的铁球卷了起来。

为什么？因为这头大象完全被驯象师驯服了。但当它的心执着于某个点时，就会变得很无明，它没有办法从那个无明当中出来。这时如果遇到一位像佛陀这样的大导师，用寂静或愤怒的方式来转化它的心——像揉面一样，刚开始是乱和，然后是细揉，面越揉

越好，最后被调和了。

所以，当我们心中生起某一种执着的时候，就要把它转化。如果我们一直沉迷当中，执着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，心也越来越没有底线，最终无法控制。

当我们不能观察好自己的心时，第二种谨慎就做不好。

第二种谨慎是什么？“独处行为当谨慎”。如果我们不能守护好心，那么平时独自一人时，行为就会变得很放逸。古人所说的“慎独”，就是在独自一人时，能完全达到像在众人面前一样的状态，内外合一。

修行人在独处时，正是修心的时候，而不是在众人面前修心。在众人面前，我们很多时候展现的是一种诈现威仪。



就像我在前面打坐一样。别人对我说：“师父，您坐得很稳啊！”我说：“我的内心其实焦灼不安，但是我不敢表现出来。”如果表现出来被人看到，他们会说：“你看，师父都坐不住了，还焦灼不安的。”这样就没有办法领众。领众最主要的一个技能就是“装”，而且要装一辈子，要装得像，所以叫“装相”嘛！

当你的心守护得很好，那独处时的行为就会做的很好。

第三种谨慎，“众中出言当谨慎”。你在众人面前发言时不要信口开河、不要大喊大叫，说话要谨慎、负责任，要有逻辑。“义明语相关”“柔和调适中”，我们的语言应该是这样的。

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三种谨慎，修行就很容易上路。一旦修行上路，体验到的法喜是不一样的。

而现在，我们修行人有很大的问题。很久以前迦叶佛时代，有一个国王名叫訖栗枳王，他是迦叶佛的父亲。

他做了十个梦，其中有一个梦，是梦到大象从一个房子里出去了，但尾巴却卡在了窗户里。这么大的身体都出去了，尾巴怎么还会被卡住呢？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于是他去问佛。

他对迦叶佛说：“这个梦的寓意是不是我的国家要不吉祥了，民众要把我赶出去了？”迦叶佛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梦的预言指的是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之下，出家人不像出家人，在家人不像在家人。”

什么意思呢？就像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一样。出家人舍俗出家以后，心却天天贪恋世间。虽然每天住在寺院中，但心总是想到红尘中漂泊、历练，总是贪恋红尘中的世俗事务。心不甘于红墙内院，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国王梦中那个卡在窗户里的小尾巴，就是贪执。

而在家人，则天天没事总往寺院跑。往寺院跑好不好呢？好。但在这个梦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家人往寺院里跑，并不是为了修行，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世间“七大姑八大姨”的是是非非带到寺院来。

玄中寺还好一点，我听不到居士们谈话。以前在宝莲寺的时候，因为居士们都住在一栋楼里，只要走过走廊，就能听到这样的对话——“哎呀，我儿子可真不听话！”“我

妈前两天，那钱就没给我，给了谁谁谁，我都看见了，还偷摸给的，故意不让我发现。”俩人“七大姑八大姨”、“你儿我奶”的就开始唠，三四个小时话题不带重复的，而且表情、动作极其丰富。

居士来寺院，是为了亲近善知识，是来修行的。来到寺院，先进天王殿拜佛，拜韦陀菩萨，然后进客堂向佛菩萨顶礼三拜，再向知客师父顶礼三拜。如果知客师父说“一拜即可”，就按照知客师父的要求依教奉行。然后挂单，知客师父安完单以后，再去大殿三拜佛，之后回到自己房间，或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该念佛就念佛，该修行就修行，该拜见师父就拜见师父，该发心就做发心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居士来寺院最正常的流程。而不是到寺院讲各种是是非非，这就没有意义了。

国王的梦预示着来到道场中就得修行、向道，要“僧像僧、俗像俗”。如果我们出家人的心不向道，却向往世间，正符合这个梦；在家人到寺院不修行，却谈论是是非非，也符合这个梦。你看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呢？

很多出家人不向道，内心俗了，慢慢表现出来的样子也很俗气。所以，我们要把那种力量转变，如果我们把贪恋世间的力量转变，修行就很容易成功。

“静时修止动修观，历历情人挂眼前。肯把此心移学道，即生成佛有何难。”有的人修法，往那一坐，静的时候修止，动的时候修观。祈祷佛菩萨，怎么祈祷都不来；一闭眼睛，自己喜欢的人就出现了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转移、改变，去学道的话，估计七天

面见阿弥陀佛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念念不忘！

我以前问过两个年轻居士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他们跟我讲谈恋爱的经过，说：“那个时候工作特别忙，每天打电话的时长累计得八个小时。”哪怕有一点空闲都要拨通电话聊几句，一天加起来要七八个小时。我说：“喔唷！你要是能这样念佛，别说得三昧，得‘四昧’都没问题！”后来他们看到对方来电话就会挂掉，因为心态改变了，修行了嘛！

我们不要把向往世间的那份心、那个点、那股能量束缚在自己的情绪当中，要把这股能量向上移动、向善法移动。如果我们能看到这股能量的移动，修行就会很快进步。

就像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，其实是同一种能量，只不过我们被束缚在爱和恨的情绪

里面。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恨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要移动爱的能量到恨的能量上面去，一下子就恨了。

如果我们能掌握自己生命的力量，能够让它向善、向上的话，修行就会很容易成功。

所以，我们平时观心需要谨慎，独处行为需要谨慎，众中出言也需要谨慎。

坐两分钟。

（2024 年 12 月 11 日 果然师父开示于玄中寺念佛堂）